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瑋校正

○禮門

郊祀類

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合祭天地于圜丘三聖並侑慶曆四年十一月祀南郊始至壇下詔太常太樂六變無擅減節不御小次徹黃道以盡恭肅之志

至和郊祀總儀

至和二年判太常呂公綽以歲祀六十一禘祫二其薦裸興俯玉帛彝器菁茅醓醢歌奏集為郊祀總儀

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十七日上齋于郊宮罷臨觀閱幸苑囿翌日昧爽合祭天地于圜丘七年又親郊

元豐分祭議

元豐元年正月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文二月六日襄言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祇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四變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合二變合陰耦之數也又太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貍沈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去古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

而以五月親祠北郊首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
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止然而隨時隨失卒無
所定蓋之本朝不遑釐正請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至日祭地祇
於方丘然後以冬至日祀昊天於圜丘國朝會要
時王存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於北郊張璪欲以夏至日
祭方丘陸佃欲以冬至日親祠上帝圜丘之北別祠地祇李清臣請
且用舊儀

元祐分祭議

元祐四年三月禮部郎中崔公度言謹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也又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丘漢武帝郊祀
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
貺惟余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又曰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
時榮皆合祭天地於南郊之辭也當依舊合祭九月蘇頌曰伏見仁宗
皇帝九郊皆合祭天地神宗四郊合祭惟元豐六年用禮文所議止祀

上帝而北郊雖已從所議修定儀注未及親行今年南郊望准故事○
呂大防曰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儀然未
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獨不設位恐亦未安況
前代人君親祠並祭多緣於已事本朝祖宗則不然自以恩沛四海變
賚將士若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宣仁太后曰太防之言是也○蘇
轍曰周禮二歲遍祀天地皆王者親行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
廣故一歲遍祀天地不可復行唐 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郊以致齋
之日先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行大
禮若又不徧則人情不安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
代遺文參亂其間亦失之矣今 別祭之議有行當郊之歲皇帝先以夏
日至祀北郊者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
地者然夏至暑雨方作以行大禮勢必不可夏至之禮行孟冬其爲
非周禮與冬至無異而數月之間再舉大祀事力何以堪若天地之祀
互用三年則天地均爲六年一祭而以地廢天以卑畧尊尤爲不順

○十月禮部侍郎曾肇言南郊非欽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圜鍾為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煙非祭地之禮不問神之享與不享姑欲便於人事不近於怠乎○八年二月禮部尚書蘇軾言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祭上帝也望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臣以此知祀上帝則并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切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元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書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之所准漢故事為圜丘壇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時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

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禘也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壬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當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國朝會要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大禮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祀宗廟者四凡十五者皆天子親祭者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國財有節

而宗廟在大門之内朝廷佚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内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前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所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有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至文武官皆得陰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圜丘此何義也東坡議及國朝會要

紹聖分祭議

紹聖元年五月右正言張商英言神宗以歷代典禮訛謬謂合天地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剗蕩前美既獲權且合祭指揮於前蘇軾又發六議於後太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為合不可破之論或析辞曰審如子言則春夏祈穀于上帝

豈以夏祈而合春乎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詩曰允猶翕河豈以海
嶽之祀而合於河乎材道屈無以對。御史中丞黃履言南郊合祭自
古無有止因王莽諂事無後遂躋地位同席共牢逮乎先帝始釐正之
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王莽私意合而配之瀆亂典禮引昊
天有成命之詩夫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詩之終篇雖不言地而用可
通是以序兼言之亦猶天作祀先王先公般巡守祀四嶽河海詩不言
海其指皆同由是推之天地不可合祀亦昭然矣後黃履林希等議請
罷合祭天地自後間因大禮歲以夏至之月親祠北郊其親祠北郊歲
更不親祠南郊國朝會要

高宗紹興七年夏五月群臣議南郊尊謚宜天錫之曰聖文仁德顯孝
皇帝廟號徽宗。紹興十二年冬十二月言曰謂南巡以來三載之祀
獨於明堂而冬至郊天曠歲未舉今既治安望於來歲用郊祀之儀庶
應祖宗故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紹興十三年兵部侍郎
程瑀言將來郊祀用國初大駕儀仗外見金闕象木革四輅望下所屬

製造詔以續代繡仍差兵部郎官錢時敏軍器監劉才郡主簿宋既同
檢視。十一月庚申冬至各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
下。紹興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朝獻景靈宮乙亥享太廟丙子合祀天
地於南郊大赦天下初上致齋而雪作及朝獻則杲日麗空至郊夕微
陰登壇即霽三台星見於是秦檜言陛下好生之德既定宇内乃不歸
其聖歸功於天前郊祀之期并稽古制作禮樂大備討論行正悉出聖
學有司效使惟謹曾不措一辭及將祀則至誠敢通天意響答雪致瑞
於齋居之先日穿雲於朝獻之旦既升紫壇則星宿明潤旋繞端闕則
霄漢廓清允謂先天弗違諸神受祀至於率履不越又可為萬世法有
司請設小次則非而不答宮廟載葺既畢則宸翰摽題皆極於恭恪此
所宜書者也臣職在後觀見不誣望宣付史館詔從之。紹興九年秋
九月初著作佐郎劉章輪對言禮莫重於祭而郊廟為尤重神宗元豐
間嘗詔陸佃等於太常寺置局類編成書三十卷曰郊廟奉祀禮文今
陛下以明聖之資當述作之任而縟儀未紀乞命官為紹興郊廟奉祀

禮文以續元豐之書上嘉納之十一月己酉朔宰執奏太常寺申將來郊祀恭謝禮畢合詣太乙宮行燒香之禮上曰此祖宗故事可行也庚寅朝獻景靈宮辛卯朝饗太廟壬辰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戊申冬至各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紹興二十五年九月癸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己卯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總說

按丘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為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圜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圜丘大壇之異同樂則黃鍾圜鍾之有差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舉其大綱不復悉數惟唐並行二禮可謂協於時宜矣

夏至祭方丘

夏以五月祭地祇商以六月周制太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主崑崙也於澤
中之方丘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
稷其樂則太司樂云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
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也

其神州地祇

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也按皇地祇鄭玄以為崑崙即是北中高者之稱至於神州
但方五千里而已故不言丘而言郊其壇於北郊築土為壇名曰大折祭法曰瘞埋於大折祭地也配
亦以后稷其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備五齊七獻其日王
服大裘立於方丘乃奏函鍾為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
取血并玉瘞以求神謂之二始天地之祭惟圓丘方丘備此二始謂圓丘之先奏圜鍾為宮之樂坎燎及玉幣
也方丘則先奏函鍾為宮之樂次則瘞埋血及玉幣二者正在祭之前故云二始尸前置玉幣等次王酌泛齊
以獻尸謂之朝踐次太宗伯酌醴齊攝王后之獻凡二獻也次薦熟
畢王更酌盎齊以獻尸太宗伯酌緹齊以亞獻之所謂饋食之獻凡四

獻以尸食訖王更酌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太宗伯次酌醴齊以亞之所謂亞獻凡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酌沈齊以獻凡七也漢初因秦其梁山巫主祠天地武帝立后土祠汾陰脽（音誰）上澤中為五壇宣帝修武帝故事間歲正月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徙河東后土於長安北郊平帝立與天合祭南郊壇後漢光武營北郊祀地祇晉武帝并圜方二丘於南北郊更修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親祠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時從有司議云与者郊丘不異）唐制夏日至祭望地祇于宮城之北郊為方丘壇孟冬祭神州於北郊開元中夏日至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於北郊以太宗配其儀備開元禮（通典）

五帝后稷文武配天

天子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令春帝大皞夏帝炎帝季夏帝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帝明為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云大雩帝為命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亦雩祀之其夏正郊感生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享五帝以文武配之

故孝經説云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為五帝之宗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旣云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禮記正義）

天天九祭地祇二祟

天有六祭二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祭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於西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之日祭於北郊六也五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祇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為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五帝名又出春秋緯文耀鉤）五經通義曰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注云即耀魄寶亦曰天皇

大帝亦曰太一 禮記正義

皇氏八祭 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為祈祭不入其數

三祭名五德帝

王制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正義云鄭注月令云孟春祈穀于上帝為太微之帝注此上帝為五德如太皥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曰謂太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智土神信是五德也

五帝主五行

禮器注云五帝主五行即蒼帝靈威仰之屬分主五行各主七十二日故神靈圖云五帝東方木色蒼七十二日云云是也

四立祭四天祭

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皥其神勾芒立春之日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迎春於東郊鄭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正義云按賈馬蔡邕皆為迎春祭太皞及句芒以月令上文云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故也今鄭獨以為蒼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耀句云蒼帝靈威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為天也故以靈威仰鄭注孟夏祭赤熛怒於南郊之兆孟秋祭白招拒於西北之兆孟冬祭黑帝汁光紀於北郊之兆○禮記正義

郊與祈穀同一祭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氏注云謂之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正義云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乃以為二祭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既以二祭為一恐人疑故引春秋傳以明之彼祈農事則此祈穀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籍是祈穀與郊一也

太微之帝

月令祈穀于上帝鄭氏注云上帝太微之帝也正義云太微之帝者春秋緯云紫微宮為天帝太微為天德中有五帝座是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商人則祭于叶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 禮記正義

皇天上帝為二神

月令季夏之月合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共皇天上帝注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五帝也正義云上帝太微五帝者按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為昊天上帝祇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是耀魄寶上帝為太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知昊天上帝亦惟一神此月令昊天上帝之下更無別五帝之文故分為二 月令正義

又云皇天天皇上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 禮記正義

五人帝及臣

月令春三月並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注云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太皞宓羲氏

勾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正義云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也按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帝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按楚語云重為南正司天犂為火正司地所以又為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為木正兼為南正司天犂為火正兼為北正司地故韋昭注國語云火當為北重既顓帝時為南正又事高辛按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犂依帝嚳顓帝高辛各有一人為帝則重既事顓帝又事高辛鄭則依命暦年以顓帝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何得事顓帝又事高辛者師稱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重猶若羿為堯時射官至夏后之相猶有羿也

夏三月並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注云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祝融顓帝之子曰犂為火官正義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顓帝有子曰犂為祝融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注云此黃精之君土官之臣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帝氏之子曰犂兼為土官正義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勾龍而為犂者以勾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后土官闕黎則兼之故鄭注太宗伯云黎食於火土以宗伯則云社稷又云五祀勾龍為社神則不得又為五祀故云黎兼也

秋三月並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注云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之子曰該為金官正義云按左傳昭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皞則金天氏也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昊氏之子該為蓐收是為金神

冬三月並其帝顓帝其神元冥注云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顓帝高陽氏也元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

官正義云按昭廿九年左傳云少皞氏官子
曰脩曰熙脩及熙為元冥是相代為元冥也

祭有宗佐

月令季夏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注云四時之功成於冬孟冬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正義云前孟冬是祭先嗇祈農并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五帝為宗大臣句芒等為佐孟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前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元峯蕭　泗　校正

○禮門

郊祀類

六天郊丘配帝

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圓丘圓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天體秪應是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虗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為體稱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司服大裘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在五帝坐星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拒招黑帝叶光

紀黃帝含樞紐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
莫大於配天又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
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皥炎帝
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孔子曰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古之王易代而改居取法五行更王終始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皥配金顓帝配水
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鄭以為蒼璧太宗伯云蒼璧禮天蒼犢宗伯又云牲幣各隨其器之色則牲用蒼圜鐘太司樂凡樂圜鐘為宮等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太宗伯四圭有邸以祀天騂犢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牲及奏黃鍾等太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為
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與圓丘同配以后稷鄭必
以為異圓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郊故注特牲云
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又知圓丘配以帝
嚳者按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必明禘
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太祭莫過於圓丘故以圓丘為禘也圓丘

北郊則圓丘為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變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也后稷配見於周頌故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若以嚳配圓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功於周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於周無功以配遠尊天故詩無歌頌也

其祭天之處

冬至則祭於圓丘應從陽位當在國南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於南郊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其九月大享五帝則在明堂其所配之人若圓丘周人則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其感生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享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皇氏云天有六天

祭感生帝

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氏注云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之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正義云按師說列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注引后稷配天者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配五帝矣

王肅難鄭氏六天五帝感生帝之說

王肅難鄭注云按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則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易代而以

五行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惟一帝
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惟一而已何得有六又
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
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
為靈威仰之屬非也禮記正義○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鄭康
成以為天者所感之天神如周人木德所感靈威仰也以后稷配明堂
遡祭五帝以文王配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則以為禘者祭昊天
於圓丘郊則以為祭上帝於南郊是則圓丘南郊為兩事禘與郊為兩
祭禘大於郊圓丘大於南郊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於
明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為此說又以為春祈穀即月令孟春祈
穀于上帝夏祈穀即左氏龍見而雩及月令仲夏雩帝以祈穀月令誤
言於仲夏雖禘太祖即祈穀之禘禘於廟者也長發大禘也即祭感帝
生之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以祭感生之帝而以祖
配也凡此皆誕妄不經之甚無足取信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天如言國上帝如言其君也南郊所以祭天圓丘即南郊王者禘其祖之所出則於太祖之廟而祭其所出之帝故曰不王不禘祈穀言春夏之間祭天也其禮則亡矣月令之類皆不足信雩祭則非所以祭天也不得以祈穀為一春秋書大雩則通言祭天矣又祭法所記皆未可信也 師友雜記

天帝之辨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神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祇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天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

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
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言之旅者會而祭之
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
帝而已則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
配天與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以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
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
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也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
重故五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
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
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也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
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
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
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

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上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則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旣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上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陳禮書

○五帝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稱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以同也祀帝於圓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以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圓立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五人帝則非天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帝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同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天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祝

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

熙者蓋冬之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器有權衡於色有青黑則有脩熙宜

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

氏高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同上

古郊祀禮

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泰壇則自然之丘也言泰折則人為之壇也祭禮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所以盡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脀其羹不和其器犧尊疏布冪樿杓豆登鼎俎簠簋匏

爵之類其藉蒲越藁秸其樂歌黃鍾太蔟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旆太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搢執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知此而已更秦則興鄜畤上下之四畤以祀五帝至漢則譖之以北畤以祠五帝秦之祀天不於圓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祀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騂駒龍馬一切後雜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蠭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儀禮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並同上文

魯郊用子月

鄭注郊特牲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祇先有事也正義曰魯之

郊祭師説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説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曰啓蟄而郊又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鄭康成之説則異於此魯於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特牲云始郊日以至及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鄭言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者以明堂位焉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注云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

事也正義又云后稷惟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

三王郊天迎長日之至

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氏注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至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正義云此易緯乾鑿度文明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

祭卜

表記曰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云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正義曰冬至謂祭圜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夏及四時皆卜者按太宰云禮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明堂皆有卜也太宰又云祀大神祭大祇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圜丘大祇則夏至祭方澤按公羊穀梁書郊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至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

堂不問卜而注大宰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明堂者賓解五帝所在其
實祀明堂不卜也按周禮祀宗廟亦卜日主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
帝故惟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日與牲也左傳僖三十一年云禮不卜常
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牲日也禮記正義啖子曰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
養牲之宮名也凡養牲必以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
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代之稷牛可也

宋朝配享類

祖宗配侑

國初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凡七祭並以僖祖順祖翼
祖宣祖迭配。建隆四年八月詔以將郊祀有司議配座之制請冬至
祀昊天夏至祭皇地祇並以僖祖配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以順祖配
雩祀以翼祖配大享明堂以宣祖配詔恭依。十有一月張昭議曰郊
祀天地必以考配按郊禮用正月故梁陳南郊皆以間歲正月上辛行
事祀天皇大帝於壇上配以皇考北齊圜丘三年一祭亦以正月上辛

祀昊天上帝以神武升配隋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皇考配唐
正觀初以高祖配圓丘世祖元皇帝配感生帝高宗嘗親祀丘澤明堂
神州以高祖太宗並配中宗即南北郊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梁開平
二年郊天以皇考配恭惟宣祖肇基王業切考歷代之禮咸以親廟升
配伏請奉宣祖配享從之

太宗朝七祭並以太祖宣祖更配興國三年親郊始奉太祖升侑九年
扈蒙建議引孝經嚴父配天之義請以宣祖配圓丘。太祖配大享是
冬罷封禪親郊遂行其禮注太祖親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禮官
以為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
之南頓雖有帝父之尊而無與配天祭故自再郊並以太祖配天於禮
為允及將東封詔蒙定禮儀乃奏此議時論非之。淳化三年十月蘇
易簡上言欲望自今祈穀神州大享以宣祖崇配圓丘北郊雩祀感生
帝以太祖崇配詔恭依。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圓丘孟夏雩
夏至方丘請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感帝孟冬

神州奉 太祖太宗並配詔恭依 乾興元年六月太常禮院言郊祀
配帝請孟春祈穀孟冬神州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昊天夏至皇地
示以太宗配上帝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以真宗配皇帝親祀郊丘
以 太祖太宗配詔恭依 景祐二年禮官言切以太祖誕受寶命付
界四海爽澤潞之畔兼淮海之脉東焚吳興右國蜀壘湘楚閩禺請吏
入覲卜年長世不闡鴻業 太宗恭天討底定太原由是濵九刑之辟
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又引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
代同風〻真宗乾粹日昭執競維烈翕受敷施普浸黎元云云共惟一
祖二宗之烈歷造墳誥未有高焉者也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
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
以先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請如典禮中書門下議如禮官所定詔恭
依 皇祐五年詔書令南郊且奉三聖並侑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
降詔三聖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禮乃復下兩制議王珪議
如禮官所請自今南郊以太祖迭配詔恭依 治平元年辛酉詔以仁

宗配享明堂太常寺奠弊用成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初禮院奏乞
與兩制同議翰林學士王珪議請從周公嚴父之意以仁宗配享明堂
知制誥錢公輔議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時政則周公祭則
成王安在於必嚴其父哉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
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
於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德而
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祀而移於文王也
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祀亦未聞康王以嚴
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祀而移於武王也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
兩制禮院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儀請依王珪議奉仁宗皇帝配享
明堂遷真宗配享孟夏雩祀太宗皇帝依舊配享正月祈穀孟冬神州
地祇餘依本朝故事（此議與王珪同）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以為太祖比周之
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若止以太

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皆不當在配天之列推而上之

則謂明堂之祭真宗當不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月不當以

仁宗配祖可也臣等叅稽舊典敢以前所議為便詔從之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前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訓導袁 賓 校正

○禮門

明堂類

歷代制度

神農 明堂之作自神農有之淮南子言神農祀於明堂又曰神農明堂曰天府又曰嘗穀祀于明堂。黃帝 拜祀上帝于明堂成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漢公玉帶所上制度。唐虞 堯曰衢室有虞曰總章應勋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玄矩五府之制未詳。夏 宗于世室言代代不毀之故魯名宗廟曰文代室武代室世室之制堂脩二七廣四脩之一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益以四方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

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為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九階南面三階廣益之以四尺也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牕牕助户為明也每室四户八窓白盛蜃灰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側之堂取數以正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商人]曰重屋其制堂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居正堂若太寢也阿今四注也重屋複屋也八尺曰尋。[周制]季秋大享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其制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牕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言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武王]克紂反商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樂記。[成王]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位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成王幼周公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一太廟天子明堂。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孝經孔子至周歴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同家觀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

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孟 梁惠王下）

聶崇義三禮圖

取大戴九室以為秦人明堂圖按秦實無明堂圖或著況於呂氏春秋

而不知乃古制也

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也光武以來乃配）牲以太牢天子從崑崙道中（崑崙道即依黃帝時制也）如拜明堂如郊禮

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玉帶所上黃帝時圖（其年四月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上有古時明堂處險不敞上欲理明堂奉高帝未曉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特明堂圖上從之亦於文上）因朝諸侯王列侯受

郡國計初赦天下賜鰥寡孤獨帛貧者粟。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

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

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

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

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於雒陽明堂禮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
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大牢。安帝延光三年祀汶上明堂如元
和故事其制度建武初營明堂上圓下方法天地八牕四闥法八風四時九室
十二座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戶三十六旬七十二風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
某
晉武帝太始二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
宜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摯虞議從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新禮云五帝
即上帝即天也聚臨五帝之位又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於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
帝非天斷可識矣又生於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之列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十年十月詔
復明堂五帝位時以五精帝佐天育物前代相因眞之或發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帝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
駕服以袞冕孫耆之議郊以配天故配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以文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為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
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皇天次辛祠后土後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鼎俎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文飾彫畫而已六年正月帝親奉明堂祀祭五時帝以太祖配

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鐏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膳准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其堂制十二年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階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南向東來第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享在阼階東上北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蔬備薦焉文帝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座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義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

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竟不立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役不就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元帝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訖于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圓丘行事（高祖圓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宗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令）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下詔造明堂內取九室搮堂三等每階各

十二上等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等方三百尺高一遂下等方三百六

十尺高一丈二尺上等象黃琮為八角四階安十二階。顯慶元年禮

官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

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與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

伏見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宗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

未遷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

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

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祭祀

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

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合於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祉

配祠良為繆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

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

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

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臣謹上考
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
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
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極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
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仍祭五方上帝依鄭玄義復議立明堂
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為九室太常博士唐矙等請為五室高宗令於觀
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議上以五室為便不定又止二年十二
月詔祀明堂感帝高祖太宗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三年三
月議定下詔改元為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總章三年三月具明堂
規制下詔詔下之後猶詳議未決後竟不立
武后　臨朝垂拱初有司議圓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孔玄義奏議請
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沈伯義議高祖神堯皇
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制
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功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

元萬頃范履冰等議高祖太宗今既無配五祠當依舊無改高宗有功
烈而無差豈祀配之有別請奉歷配五祀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
配因下詔曰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
配之所下室為布政之居來年正月一日可以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
帝其月明堂成號為萬象神宮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
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祠並於壇位以茅布
席而祀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高百餘尺始構為大風振倒俄又
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尋
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來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
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繞
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為通天宮四月又
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中宗即
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復就圓丘
行事迄于睿宗之代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

明堂有畢典制遂毀依舊造乾元殿每臨御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圓丘行事十年復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享禮二十年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從祀籩豆樽罍之數與雩禮同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䛒素往東都毀之䛒素以毀拆費功乃奏請目織上層但留下層以為正殿從之復依舊改為乾元殿其大享儀具

開元禮物萬歲通天元年四月鑄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四方列焉蔡州鼎名永昌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兖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原揚州鼎名江都荊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名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用銅五十八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寫本州山川物産之象仍令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左尚令曹無㝹書仍令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器太牛白象等共曳之自玄武門外曳入天后自制曳鼎歌詞令曳者唱和焉開元元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元東都九鼎銘其蔡州鼎銘天后所制文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

唐禮樂志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

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倣象而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圓丘正觀中豆盧寛劉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則以布政而孔穎達以為非魏徵以謂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顔師古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夫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以取信哉說及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如此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亦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黄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至則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無復可觀迄唐之世季

秋大享皆寓圜丘

宋朝仁宗大享明堂皇祐二年二月上謂輔臣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今冬至日當親祀圜丘欲以季秋有事于明堂行享帝享親之禮以極孝親之義文彦博等奏曰臣等檢討舊典昊天上帝一歲四祭皆以南郊以公卿攝事惟至日圜丘三歲一親祠開寶中藝祖幸西京以四月庚子有事於南郊行大雩之禮淳化四年至道二年太宗皆以正月上辛躬行祈穀之祀悉如圜丘之禮惟季秋大享闕而未舉真宗祥符初議行此禮亦未遑將上帝祖宗之意遺以俟陛下乎真宗制度歷代諸儒議論皆異要必天子之路寢今大慶殿是矣以殿為明堂分五室於内三月一日出御札取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宜即輟罷恩賞依南郊例宋祈上明堂通議二篇宋郊楊安國張揆條典禮十一事劉舜臣上明堂議并圖二卷范仲淹上李太伯明堂圖議鄭叔豹宗祀書三卷于時以丞相文彦博為大禮使宋庠為禮儀使王貽永為儀仗使龐籍鹵簿使高若訥為橋道頓遞使四月

九日内出手詔曰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王兩家義說兼祭昊天上帝
已爲變禮國朝自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及徧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
祀故太祖雩祀太宗真宗祈穀二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以
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
昊天五帝不及地祇又配座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祭制於禮未安其
將來親祠明堂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地
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之數以稱朕恭事天地祖
宗神靈之意 注 時帝謂輔臣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今禮官習諸
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豈朕所以昭孝息民也文彥博曰惟上聖至
明爲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愚昧所及二十日禮院言奉詔旨明
堂祭玉具尺寸制度以聞檢詳今來明堂行禮惟蒼璧不用外定用四
圭有邸黃琮圭璧各二青圭赤璋白虎黝瓉兩圭有邸各一凡十一玉
並准三禮圖參按周禮制造又五月上自撰明堂樂曲二舞并親書明
堂二字太常寺請五帝各隨本音之樂青帝以角赤帝以祉黃帝以宮

白帝以商黑帝以羽上辛祀感生赤帝即隨月用律大常禮院言詳定明堂禮神玉及燔玉當依典禮用二玉一以禮神置於神位祀畢藏之少府每祀供之一以為燔玉加牲體之上并燔燎之祭玉之備始復於此七月又言准詔合祭皇地祇三聖並侑既增奉禋祀之位則牲亦隨廣請於七犢外更增四犢所有羊豕亦依郊例各用十六又言明堂行禮請初詣昊天位奠下幣訖次詣皇地祇五帝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次詣三聖位奠幣其酌獻之序亦如之。惟明堂不講久矣上必欲舉行盛禮制度損益多由上裁酌咸適其當既成禮令王洙勒成皇宋大享明堂記三十卷上自當序至嘉祐七年九月七日再行是禮

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十八日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李拱明堂樂舞頌

恭惟仁宗皇帝聰明仁智光紹先烈綜覽羣能緝熙聿力道洽治隆四海鏡清制作鼎新百度咸飾禮容鉅典蒐舉無餘一時文物跨周軼商帝惟天地貺施祖宗貽燕億萬斯禩永永弗替誠心昭報屢正泰壇惟

發明堂合享並配事大體特猶未遑暇乃皇祐紀元明年仲春申喻輔
臣肇議茲禮惟彥博率拜手承命酌古御今講求故實繼發明詔誕告
普率將以季秋涓吉祗藏厥事與禮制度悉由聖裁五月二十三日內
出御製天地祖宗樂與舞名降神酌獻奠幣入俎縣誠安而下章有其
義而威功饗德古文化俗所以為文武二舞之美稱者又皆足以彰盛
德形容寓皇心肅敬備薦獻之儀而循明靈之觀焉太常胥隸惟謹惟
慶是歲九月即大慶殿因事制宜為五幄室親御寶跗若篆飛白幾為
華榜戊申齋宿天地開霽辛亥展事月星明概皇心載祗衮服即次粢
盛牲幣以次畢陳樂舞既作肹蠁來格登降薦獻舉適厥序天地祖宗
罔不咸喜帝之昭報之誠於是為盡而我宋盛典實肇興於此焉先是
帝初議大臣有以分撰樂曲為帝言者帝拱而立曰天地祖宗朕當親
撰其餘則分命諸臣至是乃發睿思摛帝文以昭肅祗欽恭之意焉詞
淵旨精名義兼稱國史登載宜謂丕集熙事既成一時名儒誌之以文
而樂舞之制衣天藻昭垂尤宜鋪張盛美以示方來小臣不佞不敢以辭

語淺陋爲辭敢拜手稽首而爲之頌

高宗紹興元年二月初皇祐明堂合祭天地奉太宗眞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遵皇祐之制三月有司議明堂配祀於嚴父之文不克將定禮部郎官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宗配當年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並登眞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爲繼祖進父而神宗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眞宗至于神宗均爲宗廟獨躋則患無名並配則同祫饗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上是其議九月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紹興四年九月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紹興十年九月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紹興三十年秋

八月禮部言　季秋大享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緣祖宗以來屢行
大享明堂帝所設從祀不同若依皇祐廣施從祀切慮其禮稍煩在孝
享疑若未專若依元豐悉罷從祀復慮其禮稍畧在昭報疑若未備今
欲依熙寧設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從祀之位庶幾繁簡適當得禮之
中詔從之。紹興三十一年秋九月辛未宗祀上帝于明堂以徽宗配
大赦天下
孝宗淳熙六年四月御札勅臣僚等朕紹稽禮文鋪究古制圜壇八陛
繼茂長於欽崇明堂九筵亦間行於嘉享是用遠稽皇祐之書近述紹
興之制誕敷大號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咨爾攸司各
揚其職。淳熙六年太史局申明堂大祀合差奏祥瑞官　上曰朕以
豐年為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
光宗紹熙五年六月國家恢列聖之洪緒秩百王之彌文天施地生尨
重合祛之報祖宗功德載嚴並侑之文肆循三歲之常間舉九筵之享
朕自罹癸釁方處棘艱顧思道弗言之時豈遑他務惟越紼行事之誼

莫廢親祠要易圓丘之儀近從路寢之禮適農畝之憂稔暨邊方之咸
寧萬寶臻成庚備盛多之薦前彝具在一遵寅畏之謨上以衍壽於重
闈下以祈安於兆姓用須丕號俾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寧宗開禧二年朕丕承眷命祗奉燕詒慶衍重闈賴上帝神祇之祐尊
臨黄宇蒙祖宗功德之休深惟菲質之奚堪益念洪私之當報兹以陰
陽順序八物遂宜國勢日以安強朝綱日以清肅不循三歲之祀曷表
一純之衷是用稽紹興之成規輯合宮之閟禮時秋必報矧萬寶之方
成國與固有宜九筵之間舉誕孚群聽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
于明堂咨爾攸司各揚乃職○嘉定元年朕推天地施生之德燕及多
方守我祖宗積累之基期于千載居懷兢業獲濟艱難屬邊鄙之輯寧
與黎元而休息田萊浸闢麰麥以登方迎豫至之祥敢後一純之報遠
稽元祐近質淳熙咸即合宮載申宗祀肆率遵於舊典用丕闡於彌文
寅畏嚴恭尚庶幾於對越肅邕顯相寔允賴於交修爰飭先期寘孚衆
聽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嘉定八年又詔朕纘承祖烈衷對神

休暘恩積累之難無疆惟恤祇畏臨觀之赫丕顯亦臨保邦常謹於萬
微更化已踰於八載猥蒙丕祐獲底小康雖瞻仰昊天方切側身之念
然敬事上帝敢稽報本之儀率循舊章聿秩宗祀爰卜季商之吉乃涓
路寢之居惟予一人將躬親祠之典凡爾百辟各殫顯相之誠庶昭答
於靈心且茂迎於和氣誕揚大號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
堂○十一年朕纘緒守成既踰三紀勵精更化亦越十年若涉淵氷兢
皇夙夜天地神祇之森列丕顯丕承祖功宗德之兼隆是彝是訓言念
菲涼之質每祟保佑之恩比者水旱不時閭閻中熟邊隅多故旋底小
康屬當躬於親祠敢敬伸於昭報載攷累朝之典遹修路寢之儀乃卜
季商聿修祀事以靈承於肸蠁以迓續於休祥祇告先期誕敷群聽以
九月有事於明堂○嘉定十四年朕纘緒洪基恪膺駿命合祭天地肆
嚴三歲之彝並循祖宗九重九筵之禮肇精禋於皇祖垂鉅典於後昆
雖圜丘路寢制名稍殊而紫壇清廟報本則一載惟涼菲端荷貺臨百
禩屢豐庶證叶濟齊魯首開於王化輿地來歸荆淮盡掃於胡塵隻輪

弗逮人心底定國勢漸尊顧列聖積累之所臻豈一已閫回之能致乃卜季商之吉聿親大享之儀以裨昭荅之誠以賡斅錫之慶用孚群聽肅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總說明堂

明堂之制或以為一殿（公玉帶之言裴顗亦言一殿）或以為五室（考工記）或以為九室十二堂（大戴禮張衡東都賦）或以為十二室（呂氏春秋）或以為四堂十二室（明堂月令）其堂室之多寡不同如此或謂之天府（神農）或謂之合室又曰崑崙（黃帝）或謂之五府（堯舜）又曰衢室（堯）又曰總章（舜）或謂之世室（夏）或謂之重屋（殷又云商曰揚館）或謂之明堂（周）蔡邕又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圜如璧則曰辟雍大戴禮云其外有水曰辟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其名之不同如此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曰明堂祖廟並與鄭注不同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

以為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即云天子
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
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
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
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比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
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享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
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
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准正論明堂京廟太學各有所
為而儒者合為一體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
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生死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
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承玉輅以處其中非
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
廟在一門之内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

所能容也其用之不同如此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大戴禮云
宫統三百步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禮記正義曰按鄭目録云
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周禮孝經東西
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月令堂高三丈東西九
仞南北七筵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
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其廣狹之不同如此
或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淳于登説或以為在宫中
顔師古説蓋得之於路寢歟或以為在郭内宇文愷説或作之汶上武帝或寓之雩壇隋或
寓之圜丘唐或以為在近郊三十里明堂月令其地之不同如此或祭上帝
黄帝或祭五帝唐虞或祭太乙武帝時以上帝為太乙或除五天帝明帝時摯虞除五帝終東漢至晉皆
以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帝用王肅一天之説於是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或祭五人帝鄭康成説淳于登曰周
公祀文王於明堂五帝之精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蔡邕明堂論曰
明堂者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也其所祭之不同如此大戴禮云凡
九室四户八牕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圜下方明堂月令

云四戶八牖淳于登曰八窻四闥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如盛德篇云
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非古也其制之不
同如此古周禮孝經說盖以茅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
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
茅茨蒿柱土堦三等以見節儉也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盖今之明堂
茅盖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封軌議曰上圜下方以則天地通水圜
宮以節觀者茅盖白盛為之質赤綴白綴為之戶牖武后時議大小拱
級大梠飛檐上以清陽玉葉覆之後竟不行其制度之豊儉如此陰陽
九六之變且圓盖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
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
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
象其行外傳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封軌議曰鄭元曰五室者象五行
也九階者法九州四戶者達四時八窻者通八風上圜下方以則天地

白虎通又以為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其取象之不同如此五帝之位正四方而明堂祭於四維不以其方天子之朝向明而明堂則四時異宮不必南面其所向之不同如此或配以遠祖漢初配以高帝晉初配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以本朝升以列聖同侑其配享不同如此或一犢明帝紀光武制或廿大牢武帝從方士言其牲體如此。六經有明堂之文而無其說孔孟有明堂之說而無其制度考工有明堂之制而制不詳緯書則詳矣而未必帝王之制漢晉諸儒不宗孔孟之說而信緯書之說不信考工之制而信緯書之制何哉夫所謂明堂者亦曰布政交神而已是孔孟之說也考工所說雖非周公之全經然不可謂非周公之制說者但丸其尺度之迫隘盡從而駁之非也姚筞。鄭氏雖得之於考工至謂制如太廟與路寢則失矣此張逸之所以難而宇文愷之所以駁也蔡氏雖得之於大戴至謂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此袁准之所以破也周堂度以筵要在為神靈之所廬夫子之所御卝三公在中階之前

侯伯分於東西四夷子男之居並在國門之外何害於隘也李謐言非鄭氏有繩樞甕牖蓽門圭竇之譏亦云削刻哉堯階三尺太王陶穴以為宮安得藉此以病周虞舜度終四月覲四嶽群后並不以巖廊從隘不足以容也然塗山之會玉帛萬國而使大為宮室以處諸侯豈卑宮室之意哉觀諸儒之一論康成博而謐其實也雜伯喈辨而裁其失也同袁準贊而明其失也刻摯虞簡而贊其失也矩守文愷才而審其失也巧李謐孝而篤其失也苟至於王儉之典雅顏監之該詳其皆讜論也然終非為世之法武帝雖得之於斷而溺於怪漢明雖得之於文而惑於讖梁武得之於褒冕而失之牲牢齊文得之配侑而失之一殿隋氏則奪於群議而不果行唐世則果於不經而恣淫侈。齊宣王欲毀明堂而孟子則勸之以王政之說唐歷世欲興明堂韓愈則排之以三器之論從孟子之論則明堂可興從韓愈則明堂為可廢孟子承王政不行之後必欲行之庸知明堂之不可廢也韓子承諸儒互說之末必欲排之庸知明堂之不必建也與其從韓愈以息諸儒之說不若從孟子以行先王之政策。且明堂之制於以朝群后而致其義養三老而致其仁頒月令以

奉天時聽政考言以修人治適其時也又孰曰不可者乎旣曰可矣則重屋總章不必循其名之詭土階茅茨不必從其制之陋至若八闥以象乎八卦九室而象乎九州上圓而法乎乾下方以體乎坤十二宮以應歲之辰七十二牖以應氣之候者無爲詭異不經也要之廣大足以周旋禮文絜淨足以致享上帝其最不可取者蔡邕之章句而最可取者袁準之正論而已

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前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元峯蕭 泗 校正

○禮門

廟制類

昔者先王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因新物而薦享以申孝敬遠祖非一不可徧追故親盡而止唐虞立五廟其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取血告於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祼以鬱鬯夏后因之殷制七廟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廟制

舜典曰禋于六宗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鄭康成謂惟周七廟且張

禮緯云唐虞五世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五廟至子孫而六周六廟至子孫而七然則以書攷之天子皆七廟非特周之然也

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康成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文武與親廟四也文武受命其廟亦不毀故為二祧唐元稹曰三廟不遷自成康已降盡為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祧附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附于文武之廟若以為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豈為不祧之廟耶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韋元成立四廟為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蓋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鄭氏之説似不為無據王肅難鄭康成云文王受命非常廟之數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不以為數荀卿云有天下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天子諸侯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無乃不別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陳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

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王舜劉歆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時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内使繼世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焉䏻難王肅云禮緯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用七人姜嫄用一人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如王肅之說則與文武而為九廟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然則以周孔之言為證則七廟之制可知矣左傳秦西從衛來聘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世數雖遠而魯公之廟猶在也

漢宗廟郡國亦立惠帝時叔孫通請立原廟又文帝自作顧成廟景帝

尊孝文廟為太宗廟所常幸郡國各立太祖廟至宣帝泰始二年復尊
孝武廟為世宗凡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
七所而京師自高祖十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悼皇
考宣帝之父即史皇孫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凡言便殿室者皆正大之處也寢者陵
上正殿若平生路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廟歲二十五祠漢儀宗廟一歲十二祠如聞加一祠與此十二十五祠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
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
各寢與諸帝合凡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凡十五用衛事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
養犧卒不在數貢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
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行而禹卒後丞相韋元成等奏議曰禮
王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諸廟皆迭毀毀廟之主藏於
太祖廟五年而再合祭一禘一祫也祫者毀廟與未毀之主合食於太
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
世世不毀餘則五廟迭毀景帝為昭武帝為穆昭帝與宣帝俱為昭皇

考廟親未盡陳禮書曰漢宣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廟以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祀若特立廟乃褒子王父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審矣於是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祀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時丞相韋玄成等曰臣聞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臣等以為宗廟在郡國宜勿復修奏可以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為穆主遷於太廟寢園皆罷脩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二年立高廟于雒陽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侯節名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即光武父時寇賊未平祖儀未設至十九年議立平哀成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群臣奉祠時五官中郎將張純太僕朱浮等奏議禮為人之子事太宗降其私親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群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議時從大司徒戴涉奏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

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理所遠者在

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

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

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君侍

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皇考南頓君以上至曾祖祭皆就園

廟長編又云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之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被周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至此則章周制

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為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蔡邕曰孝明帝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校莫能知所以兩廟之意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物不敢違以更衣有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帝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

和帝物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遵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

是顯宗但為陵寢之號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七主[illegible]

所謂三陵殤帝質帝少帝追尊后三陵安帝追尊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順帝追尊皇妣李氏曰

恭愍皇后凡牲用十八大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設祭之

歲奉祖設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墠四世為鬼祫而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未

則迎主出陳於壇墠而祭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吏獻帝初平中董卓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

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

祭於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諱嵩後魏太尉大長秋曹騰養子也考曰武皇帝以洛

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特營宮室宗廟為先庶人

無廟故祭於寢而者行之非禮甚矣

【魏】【明帝】時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帝為魏烈

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時而

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矣

【晉】【武帝】即位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

文皇帝權立一廟後用魏廟追祭征西將軍章郡府君潁川府君京兆
府君與宣帝景帝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
六代與景帝為七廟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
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太常博士孫毓議云考工記左祖右社孔子曰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禮
諸侯三門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宜為殿皆如古典太康
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六年廟陷當改修創群臣議奏曰古者
七廟異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
於情為敘亦隨時之宜也
東晉元帝上繼武帝於禮為禰時西京神主陷於虜庭江左建廟皆更
新造尋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府君于時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大興三
年將祭愍帝之主乃更定制還復章郡潁川于昭穆之位元帝崩則章
郡復遷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
還西儲名之曰祧以准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廟
配享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代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康帝崩穆帝立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永初時追尊皇考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母為昭皇后七廟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

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基而別室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于漢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游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貙劉之禮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校似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太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得叨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于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入

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唯
遣有司行事十一月繹禪祭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
神主于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
侯五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
者有為而興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
秋躬駕履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蒸太廟若復齋白登
便為一月再駕緬詳二理謂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
勑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薦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
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
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準出代都
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
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
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
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

别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父文王為文皇帝廟號
太祖擬祖以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毁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
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毁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
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于京師改立
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
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
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毁至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
惟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毁之法
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柳䛒曰今始祖
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惟議别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
侵寢
唐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

帝決駕迎神主祔于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晋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群經之正説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述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叅詳請依晋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漢魏立廟既不合古至晋採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祖禰四廟唐初因其制始立四廟正觀中從朱子奢虛太祖一室之議而廟以六室中宗時以景皇帝為始祖由是始有七室開元

中制增太廟為九室范祖禹唐鑑已論其非及其後也禮官又以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於是以敬文武為一代故終唐之世為九代十一室焉

宋朝廟議

建隆元年太常禮院請下百官議立宗廟兵部尚書張昭等言得權判名表主客郎中任徹狀言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立六廟蓋昭穆親廟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以來周官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而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斯皆考法於前古定議於一時隋文代周平陳博採兩朝群議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廟止四親蓋由始興之君有功之祖皆在親之中故隋唐之初定二昭三穆立為四廟自唐梁而下至于前朝定廟之規不易其法有司立議無能異同諒由稽古之制不可改也臣以為建四廟深合禮文臣等據任徹所議云云其所立太廟七室及追尊四親廟請如其議制曰恭依 咸平元年三月判太常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禰曾高祖順祖

稱高祖翼祖稱曾祖宣祖稱祖太祖稱伯詳觀近典叅考禮儀爰自唐
朝降及五代咸有稱祖及伯之文聖朝因之遂為定制按爾雅云父為
考父之考為王父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又曰父之兄弟先生為世父
後生為叔父以此觀之惟父得稱考已上皆稱王父伯則稱曰世父今
之稱號未合禮經欲望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詔下
尚書省議張齊賢等曰按王制天子七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
代以下迄至于今所謂不刊之典也其間或有兄弟繼立亦移昭穆之
列是以漢書曰為入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所以尊本祖
而重正統也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
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宗稱孝孫孝曾
孫太宗室稱孝子如此則昭穆之位允合大倫其爾雅之文蓋周公著
以教人使知父祖親疎之節本不謂宗廟言也詔僖祖止稱廟號太祖
并諸祖宗稱孝孫孝曾孫令太常禮院別加詳定禮院言按左氏傳文
公二年躋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為一

代又魯威公隱公繼立皆當穆位又按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王
兄弟同位異坐以正昭穆又唐書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欽宗文宗武宗
享昭穆而位定請自今朝享僖祖室曰曾高祖順祖室曰高祖翼祖曰
曾祖皇帝並稱孝曾孫宣祖室依禮記正文曰皇祖考自稱孝孫太祖
室依唐德宗故事曰皇伯考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自稱孝子太
宗室請依禮記曰皇考自稱孝子其別廟稱呼亦依此詔令都省集兩
制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參議既而上言伏以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受天
明命開國成家恢復土疆撫寧億兆固已為皇宋帝者太祖矣神功聖
德文武皇帝纘承大寶臨御四方混一寰區交修禮樂固已為帝者太
宗矣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二聖祖承功業
謚號固已定矣謂之太祖太宗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
分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其所以如此者由兄弟繼統故爾若如前
儀引漢書云為人後者謂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至公
而無疑也必若以兄弟繼統同為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為世數也不

得自為世數則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則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
乎云云今太祖為開基之祖太宗為繼統之君二帝相承僖宗以降四
廟為六世以六世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
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又太祖室依德宗在位故事
曰皇伯考按唐自明皇至德宗父子相傳無兄弟繼立德宗在位何得
有皇伯考之稱臣等以為宜為昭穆於禮為順云云翰林學士宋湜等
上言伏以百王之制以功德為祖宗七廟之中以父子為昭穆聖賢垂
範典禮具存恭惟太宗盛德大業垂於無窮百代不遷固其宜矣然今
定昭穆之位則太祖皇帝之弟也三代而下至於唐兄弟相繼則多昭
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所議臣切疑焉欲望重下有司審加詳定如前
代帝王有兄弟相穆而昭穆異位及天子於伯父叔父有稱孝孫者則
依據遵行如其不然望依歷代之義庶無差失詔令禮院詳都省及兩
部所議再檢討典故以聞禮院言禮統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
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通禮義纂曰父為昭居上子為穆居下父子

異位以崇本也孫以祖列迹為昭穆斯則長幼之節親疎之序得而正
之明上下也晋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親廟四并契湯而
六此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四代親盡無復禰
之神矣又商紀湯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惟六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為
正代也通典明皇朝禘祫儀布昭穆之座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
宗並在於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録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為高
伯祖續曲臺禮云正元十九年陳京議祫祭圖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戶
部尚書王紹等五十六人同京議始與禮合詔從之切以七廟之制百
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萬
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人子又曰安得宗廟有
伯氏之稱自今皇帝有事于太廟則太祖室稱孝孫則是以太宗為太
祖後也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
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為人後之說豈可施之於先帝乎臣等又按太
宗享祀太祖三十有三載稱曰孝弟此前朝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

唐明皇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伯氏之稱復何不可
請自今合祭自太宗與太祖依典禮同位異座仍舊稱孝子餘並依舊
制詔可康定元年十二月判太常寺宋祁言准中書送下直祕閣趙希
言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
頭各一夾室按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共為七廟今又不遷僖順
二祖若以太宗太祖兄弟繼立亦可遷僖祖一室皆不顯著廟號云云
臣按周禮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
至秦乃出寢於廟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而不改今宗廟無寢蓋
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
說未足援正自大儒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
降殺以兩之義則國家定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合便
立廟祧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多用同殿異室之制國朝以七室
代七廟祖宗相承行之已久即同一之制不可輕改云云詔如祈所奏
○嘉祐八年六月禮院言仁宗神宗祔廟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增

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禮詔兩制為禮官考議孫抃等議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商之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者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太宗為有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仁宗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今仁宗祔廟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盧士宗司馬光等議曰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而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或祀七世或祀六

世其太祖以上之祖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神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擬依今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仁宗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更不須毀一室詔抃等再議議曰先王之禮自王以下降殺以兩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始有夏五廟商六廟之說出於不見商書之言而承用禮學之誤蓋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大抵皆七世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也今議者疑僖祖既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為於禮當遷如此則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事止於六世不稱先王制禮降殺以兩之意自議者言僖祖

當遷者以為在三昭三穆之外則於三代之禮未嘗有如此而不遷者
臣以為三代之禮亦未嘗有所立之廟出太祖之上者也後世之變既
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而從時且自周以上所謂太祖亦非
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始
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有如此
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切以為存僖祖之
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文詔恭依　治平四年三月太
常禮院言准嘉祐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英宗威神在天祟祔有日
請以神主祔太廟第八室○僖祖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奉置西壁
石室中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其祧藏之主每遇禘祫即如典
禮請祧故事下兩制待制以上參議張方平等議曰天子七廟著於尚
書春秋傳禮記王制祭法禮器諸子之說歷代之議詳矣故昭穆所以
序世系之正禘祫所以極仁義之本三代以降惟漢晉唐以其統祚之
長得及祧遷之議國家繼天而王列聖重光盛德在人必百世祀云云

周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與禮請依禮院所奏詔恭依

羣書考索卷二十九

前集